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學術交流）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2012暑期大陸學術交流活動

服務機關：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姓名職稱：潘英海所長、邱韻芳助理教授、鄧相揚助理教授、范文鶯
助教

派赴國家：中國大陸

出國期間：101 年7 月18 日 至7 月31 日

報告日期：102 年4 月30 日

摘要

本所代表團於七月十八至三十一日赴大陸進行學術交流活動，共參訪廣州中山大學珠海校區、湖南通道縣侗族自治區，以及重慶西南大學三個單位。此次代表團由潘英海所長親自領隊，成員共老師三名、助教一名、學生九名，主要目的在於和中山大學、西南大學兩個學校之人類學相關系所進行實際的交流、商討日後進一步互訪、學術合作的可能，以及透過對湖南侗族自治區之民俗節慶、研討會、觀光勝地等各方面的訪察，讓參與師生瞭解大陸少數民族自治區的現況，以思考日後赴大陸從事少數民族研究的可能性。

目次

壹、目的-----	3
貳、過程-----	4
參、心得與建議-----	6

壹、目的

近年來大陸人類學發展日益蓬勃，本所潘英海所長注意到這樣的趨勢，因此多次前往大陸，與廣州中山大學以及重慶西南大學的人類學系建立了初步的友好關係。2012年7月25日湖南通道縣侗族自治區舉辦「兩岸少數民族（侗族）文化傳承與創新研討會」，透過在當地進行研究的政大張駿逸教授邀請潘英海所長參加。潘所長因此決定組成師生代表團前往大陸，除了參加上述侗族的研討會以及當地的「萬佛山侗寨風景名勝區活動週」之外，同時安排與中山大學和西南大學的交流、參訪行程，主要目的在於和這兩個學校之人類學相關系所進行實際的交流、商討日後進一步互訪、學術合作的可能，以及透過對湖南侗族自治區之民俗節慶、研討會、觀光勝地等各方面的訪察，讓參與師生瞭解大陸少數民族自治區的現況，以思考日後赴大陸從事少數民族研究的可能性。

貳、過程

此次赴大陸學術交流活動，由暨大人類所潘英海所長、邱韻芳和鄧相揚兩位老師，以及范文鶯助教，帶領所上九位研究生蕭鄉唯、李孟倫、蕭清松、蕭坤松、林幸好、蕭立好、蔣朱美姬、張家馨、郭意嵐一同前往。交流的對象有三，依序是廣州中山大學珠海校區、湖南通道縣侗族自治區，以及重慶西南大學，每日參訪行程如下：

日期	行程	備註
7/18(三)	從桃園中山機場出發，抵達廣州中山大學珠海校區	
7/19(四)	參加中山大學「2012 田野調查與海島民族誌研究生暑期班」課程	1. 潘英海老師在暑期班中作專題演講：「海洋文化：以達悟族為例的探討」 2. 暨大人類所學生與中山大學學生進行面對面交流
7/20(五)	離開中山大學飛往桂林	
7/21(六)	桂林自由參訪，晚上抵達湖南通道縣，宿通道賓館	
7/22(日)	赴萬佛山旅遊區、芋頭古寨考察	

7/23(一)	赴百里侗文化長廊、皇都侗文化村考察，參加坪坦祭薩活動	
7/24(二)	參加獨坡鄉三省坡六月六歌會	
7/25(三)	參加「兩岸少數民族（侗族）文化傳承與創新研討會」	潘英海、邱韻芳、鄧相揚三位皆在研討會作口頭發表
7/26(四)	離開通道縣往懷化市	
7/27(五)	從懷化市往重慶，至西南大學參訪	由重慶西南大學人類學系田阡主任及其研究生團隊接待和導覽
7/28(六)	參訪合川釣魚城	同上
7/29(日)	參訪大足石刻	同上
7/30(一)	參訪三峽博物館	同上
7/31(二)	搭機返回桃園中正機場	

參、心得與建議

<心得>

這次出訪到大陸，十四天的行程中待的時間最長的是湖南通道的侗族自治縣。通道縣的侗族佔全縣二十三萬人口的78.3%，乃侗族人口所佔比例最高的縣市，也是湖南省第一個（1956年）成立的少數民族自治縣。我們此次在侗族地區的行程乃串連了兩大活動--「萬佛山侗寨風景名勝區活動週」與「兩岸少數民族（侗族）文化傳承與創新研討會」--前者包含了幾個著名景點的參訪，後者則是由兩岸學者就侗族和台灣原住民相關議題作口頭發表。



「萬佛山侗寨風景名勝區活動週」啟用儀式



兩岸少數民族(侗族)文化傳承與創新研討會

這十幾年來，觀光成為台灣原住民部落發展的一個趨勢，這正是我研究的一個主題，亦即觀光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Tourism）裡所稱的「族群觀光」（ethnic tourism）或「原住民觀光」（indigenous tourism）。因此這趟參訪活動重點並非遊山玩水，而是在於瞭解大陸在推展少數民族觀光時政府和地方各自扮演的角色、相關政策、設施、旅遊宣傳策略，以及「文化」如何在其中成為觀光客凝視的焦點等關鍵議題。

通道侗族之旅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二多」：領導多和口號多。對方是以縣級的高規格接待我們，而且這幾天用餐和參訪時出現的領導包含了（湖南）省、（懷

化)市、(通道)縣三個層級，陣仗之大著實讓我們受寵若驚；至於口號，從隨車兩位侗族導覽姑娘的介紹詞，宣傳短片，書籍手冊，到多位領導在台上捧著腳本宣讀的致詞中，「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世外桃源」、「和諧社會的原始版本」、「歌的海洋，舞的天堂，酒的家鄉」、「歡樂侗鄉，多嘎多耶」……等等對侗鄉的諸多美好形容詞一再重複出現。我原本是對口號有些反感的人，覺得它是空洞的宣傳形式，因此剛聽到這一大堆口號時忍不住皺眉，不過隨著參訪時豐富的所聞所見，卻逐漸有了不一樣的感受。

三天的行程裡，我們依續走訪了萬佛山、芋頭村古侗寨、坪坦的安薩(祭薩)活動、皇都侗文化村與獨坡鄉三省坡的六月六歌會。在侗族婦女歌聲中喝下了許多次香甜的攔門酒，從各個景點歡迎和送別的兩旁蘆笙隊伍中走過。讓人捨不得移開目光的盛裝侗族姑娘，令我驚豔忍不住掏錢的精美侗錦，有著數百年歷史舒適地座落在山水之間的侗寨木造建築，侗族特有的油茶、甜米酒和酸辣口味的美食，還有那聽了會繞樑三日的山歌……我的眼、口、耳、鼻深深為侗族的文化所吸引，乍聽空泛的口號就這樣漸漸地有了實質的重量。



芋頭侗寨的寨門與歡迎賓客的攔門酒



歡迎我們入寨的蘆笙隊

我們走訪的幾個侗寨，都位於所謂的「百里侗文化長廊」，這是通道縣政府特地規劃出來的一個文化區域，涵括由坪坦河串起的四鄉八鎮三十個大侗寨，有512處侗族建築文物，其中屬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有2處，省級5處，縣級10多處，被視為極有希望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瑰寶。22日下午我們拜訪的芋頭村，其

古建築群保存了侗族古村寨的傳統風貌和精湛的技藝，因此中國國務院特別於2001年公布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也是「百里侗文化長廊」當中非常熱門的一個景點。

坪坦侗寨的祭薩（安薩）活動

23日早上我們拜訪另一個侗寨--坪坦，參與其祭薩活動。「薩」在侗語是祖母的意思，「薩」或「薩歲」指的是侗族人信仰的女始祖神。每一個寨子都設有薩壇，祭薩一般分為三個階段：接薩、安薩與祭薩。入寨門後眾人隨著接薩的隊伍，一路經過鼓樓、廟宇由祭師入內作簡單的祭拜，最終抵達今日最重要的儀式現場--薩壇。



薩壇安殿儀式

原本以為我們所參與的是例行的祭薩，在台下觀看時詢問身旁的侗族朋友才知道，這竟是幾十年來難得一見，為新設薩壇所舉行的安薩儀式。原則上每個寨子建立之初需先立薩壇，因此目前所見的薩壇都有相當古老的歷史。這個寨子是三、四十年前從山上老寨子分出來的，原本一直是回到舊寨的薩壇一同祭薩，但近幾年因為地處交通要道，發展很快以致規模超越了舊寨，因此希望能將薩壇從

山上遷移至此，但舊寨不同意，於是決定新立薩壇。

皇都侗文化村

「皇都侗文化村」是百里侗文化長廊的中心以及最早的旅遊景點，初聽到這個名稱，心想它應該是像台灣的「九族文化村」之類特意为觀光建立的據點，不過我錯了，皇都是一個歷史悠久的侗族村落，相傳古代夜郎國王路過此地，被當地濃郁的民俗風情所吸引，樂不思歸，許諾在此地建都，「皇都」之名就此流傳下來。身旁的縣級領導告訴我，皇都侗文化村是由縣文化部一手打造的，包括待會兒我們要觀賞的侗族歌舞。我問表演歌舞的侗族人是否為專業的，來自何處，得到的回答是，「他們就是農民，全部是這個寨子的人啊！」

首先將皇都介紹給外面世界的是來到這裡的作家、畫家，和攝影家，90年代中期隨著來到這裡的遊客日益增多，通道縣旅遊及文化部門看準商機，大力引導和扶持群眾開發「農家樂」旅遊項目，並在1996年選拔了十個才貌出眾姑娘及八個能歌善舞的小伙子成立了皇都藝術團，為來到此地的觀光客表演民族歌舞。我們當日觀賞的侗族歌舞表演，是通道藝術家於2006年在懷化市文化局協助下打造的全國第一台完整反映侗族風情的歌舞劇：「哆嘎哆耶·歡樂侗鄉」。這是一齣長約一小時，由眾多曲目組成，取材自侗族日常生活素材，內涵非常豐富的歌舞節目。表演的人含括了男女老少，而其中年輕人精湛的舞藝讓人很難相信他們只是一般的「農夫」。對於我的困惑，隨行的縣領導解釋道，皇都的侗族人原本就以能歌善舞著稱，因此一開始雖有專業人士協助訓練，但十幾年下來，如今演出的已經是第五代團員，不太需要專家插手，幾乎都是由自己人一代一代傳承下來。



皇都侗文化村演出的歌舞劇「哆嘎哆耶·歡樂侗鄉」



侗族姑娘的曼妙舞蹈搭配美麗的侗錦背景



侗族男女在月下談情對歌的舞台演出



在觀眾席中準備上場與姑娘們對歌的侗族青年

‘六月六’歌會及前一晚的對歌

侗族的建築、織錦、歌舞、飲食都令人目不暇給，不過其中最吸引我的還是歌的文化。侗家人有句老話「飯養身，歌養心」，真的是非常貼切地指出「歌」在侗族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關於歌（侗語稱為「耶」）的由來，侗族有個非常有意思的神話，傳說原本侗族沒有歌舞，生活像煮菜沒放鹽一樣乏味，後來一個侗族青年邀其苗胞弟兄，倆人一同上天討歌。那天，天上人正在踩堂哆耶，聽說地界來人討歌，在鼓樓議事的老人便搬出一捆捆「耶」讓他們挑出天門，快到地界時，一陣大風把「耶」吹到河裡，兄弟倆在水獺的幫助下找回了部分「耶」，餘下變成水浪聲、風濤聲，灑遍江河大地，侗鄉、苗寨自此成為歌的海洋。

侗族人無事不歌，侗家孩子在襁褓時首先聽到的不是父母的話語而是父母的

歌聲。因此，我們行前對於獨坡的六月六歌會充滿了期待。根據文獻記載，獨坡六月六歌會是三省坡附近的侗族青年男女相聚在通道縣獨坡鄉岑瑯坡，以歌會友，以歌定情的盛會，自清代興起後沿襲至上世紀 60 年代末，因為文革破四舊中斷，80 年代初才又興起。80 年代末，獨坡每逢週一、六在鄉政府旁邊集市，為了帶動市場，于當年請來廣西三江的歌手到鄉政府所在地木瓜對唱「十八歌」舉辦六月六，從此六月六歌會被搬下山輪流在各村舉辦。



六月六歌會



六月六歌會主持人

這次歌會的場地在結合鼓樓與戲臺建築特色、美輪美奐的頌福樓，開幕式過後，這次接著的是一個個各地藝文隊的演出。台上表演了幾個節目之後，所長跑來說，主辦單位問我們可不可以上台獻唱歌曲。我想了半分鐘後點頭同意，於是上午的最後一個節目就是由我帶著所上九位學生唱兩首歌，首先是由一位正在研究賽德克歌舞的學生獨唱一曲賽德克歌謠，第二首則是由我和一位泰雅學生領唱「我們都是一家人」，並且帶著其他人手牽手跳起最基本的台灣原住民舞步。只是好玩上台，沒料到卻有不小的迴響，原以為觀眾會對與「賽德克巴萊」有關的歌謠比較感興趣（我在一開始有特別提到這部電影），沒想到打動他們的卻是「我們都是一家人」，主持人和我們的導覽在台上台下都分別表示深受感動，說歌詞寫的真好，聽的都快掉淚了。我突然恍然大悟，原來是歌名與歌詞讓他們聯想到

兩岸都是一家人……但一上台開場時我明明說的是：「我們都是一家人這首歌是漢語，不過它是台灣原住民聚在一起時很喜歡唱的一首歌」。好吧，這也算是兩岸各自表述的一個例證。

說來也許諷刺且對熱誠接待我們的地主有些不禮貌，但我真的覺得，前一晚在半醉半醒之間的晚宴即興對唱，比起公安開道的大排場六月六歌會，是更名符其實的「歌會」，也更能讓我們親身體驗侗族人以歌傳情的文化。另外，原本聽說會場四周會有許多來自附近各村的攤販，展售自家的手工藝品，但也因這次有太多大人物的到來，全部被阻絕在外，只剩下一個在地的婦女，孤伶伶地在會場旁擺攤。我從攤上的侗錦中，選購了一個圖紋美麗，手工非常精細的揸（孩）巾，然而心中還是忍不住要嘆息，為什麼這麼重要的民俗活動，族人和他們的文化卻因我們這些外人而成了配角呢？



六月六歌會旁販售侗錦的小攤



我在小攤上購得的侗錦：揸（孩）巾

在通道侗族的這幾天，我們常聽到當地的官員或族人用「四個半」--日子半忙半閒，生活半豐半儉，喝酒半醒半醉，心境半佛半仙——來形容這裡的侗族人。

因為待的時間太短，四個半之中我只能領略到其中之一：半醒半醉，而在這幾日的半醉半醒當中，侗族文化的豐厚與美好固然讓我沈醉，但腦袋裡仍有一些課題和擔憂不停地在打轉。

就如電影「那人·那山·那狗」中的描繪，過去的通道侗寨是位在偏僻的山裡，交通極為不便，也因此早年有「通道不通」的說法。然而近十幾年來由於縣政府極力推行觀光，投下許多資源打造「萬佛山侗寨風景名勝區」的政策下，使得通道猶如我們美麗的侗族導覽姑娘所言，是「養在深閨人未識，一朝出閣天下知」，從昔日一個偏遠的小縣城搖身變為全國知名的旅遊景點。然而，這些改變對通道侗族真是好的嗎？

我絕非認為通道侗族地區應拒絕發展，以維持旅遊宣傳中一再強調的所謂「神秘」、「原始」，然而依這幾天的觀察，通道的觀光可說完全是由上而下，縣政府所主導的發展建設，地方性的自主力量相當薄弱。這樣的發展性質，加上明年就會開通的高速公路（將使原本從桂林到此近四個鐘頭車程縮短為一個小時），真的會讓人不禁擔心，一年後的通道侗族是否還能過著令人稱羨的「四個半」生活？

因此在 24 日的研討會上，我提出結語時忍不住脫稿演出，說擔心侗族人太過熱情，不懂得適時拒絕觀光客的要求，並且提醒族人不要過於仰賴政府和專家，因為來自上位和外部再多的善意與資源都是一時的，只有由下而上的在地主體性才可能讓未來的發展與土地及人民緊緊相扣。我真的很期待日後有機會再造訪通道的侗族，也衷心盼望我的憂慮不會成真！

<建議>

這一趟十四天的行程，有一半的時間是在湖南的侗族自治區，其他兩個地點停留的時間較短，其中第一個參訪單位廣州中山大學珠海校區只安排了一天半的

時間，中途加入其研究生暑期班一天的課程，感覺有些突兀，也很難有較深刻的收穫；第三階段由重慶西南大學接待的參訪活動，也因為時間不夠，安排的行程太多，以致在一些景點有走馬看花的遺憾。因此，建議之後在安排行程時不要過於貪心，寧可放棄某些點，讓每個參訪行程都能有較充裕的時間消化吸收。

至於第二階段--湖南通道縣侗族自治區的參訪活動內容非常豐富，所有參與師生都印象深刻也覺得受益良多。不過，這次在行前未交代學生事前閱讀侗族相關背景資料是疏漏之處，否則應該會有更多、更深刻的交流和對話，之後有類似的參訪活動應在行前先請學生作功課。

此外，這次在交通安排上，因為太晚購買車票，以致有一段夜間火車從原本預定的臥鋪變成座票，還有為了節省經費，最後一日從重慶回台灣時交通安排太曲折，以致耗費許多時間精力，最後還得多花錢搭計程車趕到飛機場得不償失。下次在交通安排上，應事先作更周全的規劃。